建道學刊 **49 (2018): 29-52**

暴政下的盼望——
潘霍華看教會更新與世界重建

李文耀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盼望的生命力量

信、望和愛乃基督徒三個重要的生命素質（林前十三13），有神學家更把它們提升到一個層次，視它們為神學或超自然的美德（theological or supernatural virtues），與公義、審慎、勇氣和節制等基本或自然的美德（cardinal or natural virtues）區分出來。[1]「美德」是倫理學一個重要的課題，特別在今天社會日漸關注「生命素質與品格塑造」的大氣候下，

[1] 作出如此區分的經典人物乃天主教神學家亞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在他看來，上述四個基本或自然的美德能使人生存得有尊嚴，屬於心靈可觸及的事情。在它們之上，上帝賜下另外三個超自然的美德（即信、望和愛）來幫助基督徒超越人的限制，從而分享或參與在神的生命裏；Patrick Nullens and Ronald T. Michener, *The Matrix of Christian Ethics: Integrating Philosophy and Moral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Context*（Colorado Springs: Paternoster, 2010), 125。

它更成為眾多倫理討論的焦點。[2] 在潘霆華的研究中也出現「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這一個新興的向度。[3] 潘霍華看重基督徒品格的塑造是眾所周知的事，他的《倫理學》（*Ethik*）就有一整章探討「倫理乃塑造」（*Ethik als Gestaltung*）的問題。究竟潘霍華怎樣看信、望和愛？基督徒的品格如何被塑造出來？教會的德性與世界的將來又有沒有某種關連性呢？這些問題都值得一一探究。由於篇幅關係，本文嘗試從「盼望」這個主題切入，指出潘霍華視教會更新為重建世界的重要一步，甚至是一個起點。在極度黑暗的日子裏，潘霍華肯定世界仍有將來。潘霍華不單對個人得救與基督再來存着盼望，他對德國人民生活及至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充滿着憧憬。一切在於他對基督和教會的認識與肯定。在潘霍華研究的領域中，學者的討論很少觸及盼望這個主題。這篇文章可算是一個初步的整理和補充。

相對於信和愛，潘霍華其實也甚少探討盼望的問題。這方面可從《潘霍華全集》卷十七（*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17*）的主題索引看出來。[4] 雖然是少討論，但不代表「盼望」在他眼中僅起着點綴基督徒生命的作用。在一封監獄信件中（寫於1944年7月25日），潘霍華對好友貝特格（Eberhard Bethge）說道：

> 現在我已完成閱讀《死屋手記》（*Memoiren aus dem Totenhaus*），[5] 內裏有極多的智慧與美事。我仍不斷想着「沒有人能夠在毫無

---

[2] 譬如在討論性倫理的問題上，基督徒學者嘗試從「性品格」的向度回應自由性愛觀太高舉個人權利與享受性愛的偏執，唐慕華（Mara J. Dawn）便是一個例子。縱使人人對「性」所持的立場不同，但是就着「性品格」方面大家還是可以達到一定的共識，基督徒在相信上帝設計的大前提下就更加可以。唐慕華著，陳永財譯：《真情真性：性偶像文化的批判》（香港：學生福音團契，2005），頁57～74。

[3] Jennifer Moberly, *The Virtue of Bonhoeffer's Ethics: A Study of Dietrich Bonhoeffer's Ethics in Relation to Virtue Ethics* (Eugene: Pickwick, 2013).

[4] 單看名詞，跟「信心」（*Glaube*）這個字及與它有關的各個主題佔大概四頁（589～593），「愛心」（*Liebe*）有兩頁左右（696～698），而「盼望」（*Hoffnung*）則僅有半頁（628）；Dietrich Bonhoeffer, *Register Und Ergänzungen*, DBW 17, heraus. Herbert Anzinger und Hans Pfeifer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9)。

[5] 這部小說的作者是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寫於1860-1862年。

> 盼望下生存」這個聲明(在作者看來肯定不是陳詞濫調)及那些已真正失去所有盼望的人經常變得野性和邪惡 [的事情] 上。此處的盼望是否等同於幻想呢，這個問題仍是開放着的。肯定的是，幻想對於生命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不過對基督徒來說就只能 [追求] 有根據的盼望。既然幻想在人的生命中有如此大的能力，可叫生命持續下去，一個絕對有根據的盼望對生命豈不是有更大的能力，可使生命更加堅定麼。「基督，我們的盼望」——這個來自保羅的公式就是我們生命的力量。[6]

潘霍華發出這封書信的時候，已在提格（Tegel）監獄生活了一年多的時間。在起初數個月裏，潘霍華對自己在短期內獲得釋放仍很樂觀。[7] 等待了一段日子後，在獄中的潘霍華知道問題並非那麼簡單，但是心裏仍有盼望，同時亦在信中鼓勵好友不要失去希望（*"Du siehst, ich lasse die Hoffnung nicht sinken. Tu Du es auch nicht!"*）。潘霍華相信他們可一同在外面慶祝那年的復活節。[8] 類似的說話或許只是用來撫慰收信人，叫他們不用擔心他在獄中的情況。無論如何，通過書信我們看到潘霍華肯定盼望對生命的作用和能力。潘霍華認同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看法，相信沒有人能夠在毫無盼望之下生存下去，只是在他看來，基督徒的盼望是絕對有根據的（*eine absolut begründete*

---

[6] 原文為："Ich habe die Memoiren aus dem Totenhaus jetzt zu Ende gelesen. Es steht doch sehr viel Kluges und Gutes drin. Mich beschäftigt noch die Behauptung—die bei ihm ja bestimmt keine Phrase ist—, daß kein Mensch ohne Hoffnung leben könne, und daß Menschen, die wirklich alle Hoffnung verloren haben, oft wild und böse werden. Es bleibt dabei offen, ob hier Hoffnung = Illusion ist. Gewiß ist auch die Bedeutung der Illusion für das Leben nicht zu unterschätzen; aber für den Christen kann es sich doch wohl nur darum | handeln, begründete Hoffnung zu haben. Und wenn schon die Illusion im Leben der Menschen eine so große Macht hat, daß sie das Leben in Gang hält, wie groß ist dann erst die Macht, die eine absolut begründete Hoffnung für das Leben hat und wie unbesiegbar ist so ein Leben. "Christus, unsere Hoffnung" —diese Formel des Paulus ist die Kraft unseres Lebens." Dietrich 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 DBW 8, heraus. Christian Gremmels, Eberhard Bethge und Renate Bethge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8), 544-45.

[7] 樂觀的態度反映在1943年6月14日的信件中，潘霍華向父母表達自己曾期盼在聖靈降臨節的時候得到釋放；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100.

[8] 此信件寫於1944年2月23日；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337。

Hoffnung），並不是由人想像或幻想出來的。一個有根據的盼望能使生命更加堅定不移，就算眼前沒有絲毫轉好的跡象，也不會因此喪志、氣餒、暴躁及放縱生活。在監獄中，潘霍華繼續讀經、禱告、閱讀、思考和寫作，還可以善用機會關懷其他的犯人。[9] 此種強大的生命力源於有根據的盼望，而耶穌基督正是絕對的根據所在。「基督，我們的盼望」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力量。

盼望不單使人有堅毅的生命，也叫人積極為將來籌算，不停留在怨天尤人或任由命運擺布的消極態度上。在書信中，潘霍華向好友表示自己正計劃在出獄後撰寫一本書或論文（少於一百頁），內容探討基督教會在及齡世代（*das Mündigwerden des Menschen*）的存在和使命。[10] 在監獄中，潘霍華不單關心自己的事，同時也想到教會的將來。從這本書的大綱來看，潘霍華認定基督的教會仍有將來，只是在新世代裏要有效宣揚福音，就必須把握基督那「為他者而存在」的位格性。此外，潘霍華在另一封信件中也聲言要完成《倫理學》（*Ethik*）一書，視這個寫作為生命眾多事情中最重要的一個。[11] 學者告訴我們，潘霍華最初為《倫理學》擬訂的標題是「將來世界的基礎和建構：基督徒倫理的初擬」（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Future World: A Tentative Christian Ethic）。[12] 這個初擬的題目反映出，潘霍華當時正想着將來德國及至世

---

[9] 梅塔薩斯（Eric Metaxas）指出，潘霍華在獄中常常跟其他囚犯交談。不少獄友都很想接近他，與他分享自己的困難和心中的內疚。獄方也破例允許潘霍華在他的牢房中跟其他犯人單獨相處，亦允許他進入病房擔任監獄牧師；艾瑞克．梅塔薩斯著，顧華德譯：《潘霍華：牧師、殉道者、先知、諜報員》（台北：道聲，2013），頁558。

[10] 信件寫於1944年8月期間；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556-561。

[11] 信件寫於1943年12月15日；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237。

[12] Larry Rasmussen, "The ethics of responsible a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ietrich Bonhoeffer*, ed. John W. De Gru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5.

界的重建。[13] 根據格林（Clifford J. Green）的分析，《倫理學》十三篇手稿的內容確實揭露這方面的寫作動機。[14] 如此看來，教會的將來與世界的重建正是獄中潘霍華兩個關心的對象。潘霍華計劃在得到釋放後就着手撰寫兩本書，期望為教會更新和世界重建作出一點反省和提議。潘霍華對自己、教會及世界的將來仍有盼望。究竟教會更新與世界重建存在着怎樣的關係呢？

二　教會乃世界得轉化的記號

打從出道以來，潘霍華一直關心教會和世界的情況，縱使「世界」這個主題在早期潘霍華的思想裏並不明顯。羅倫斯（Joel Lawrence）就用了基督、教會和世界這三個向度整理潘霍華一生的思想，視了解它們為消除閱讀困惑的關鍵、基本知識。[15] 即是說，讀者若要清楚明白潘霍華的思想，就必須先了解他怎樣看基督、教會和世界。最早較直接探討三者關係的作品可算是《創造與墮落》（*Schöpfung und Fall*）。這本書是針對創世記一至三章作出的神學詮釋（*Theologische Auslegung*），

---

[13] 就這個題目，潘霍華也構思過不同的可能性，分別在於採用「將來的世界」（*einer kündftigen Welt*）、「與神和好的世界」（*der mit Gott versöhnten Welt*）及「一個聯合的西方世界」（*eines geeinten Abendlandes*）等哪個字眼。在寫作的過程中，潘霍華亦想過另一個標題：「預備道路與進入」（*Wegbereitung und Einzug*）；參Ernst Feil, "Bonhoeffer's Ecumenical Ethics in View of Restorative and Revolutionary Tendenci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from a Catholic Perspective," in *Bonhoeffer's Ethics: Old Europe and New Frontiers*, ed. Carter Guy et al. (Jampen: Kok Pharos Pub. House, 1991), 143。

[14] "The texts of the thirteen *Ethics* manuscripts reveal the twin motives that moved Bonhoeffer to work on this book: first, his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in Germany and the West in the peace that would follow the war; and second, the precondition for thi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conspiracy that was working to overthrow Hitl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Dietrich Bonhoeffer, *Ethics*, DBWE 6, ed. Clifford J. Green, trans. Reinhard Krauss, Charles C. West and Douglas W. Stot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5), 1.

[15] Joel Lawrence, *Bonhoeffer: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ondon: T&T Clark, 2010), 8.

企圖從基督論的角度理解上帝的創造。[16] 在潘霍華看來，由於一切事物都在基督裏終結並得到新的開始，再加上活在世上的人不能靠自己擺脫墮落的影響，於是人若要看清楚上帝的創造就必須倚賴基督的啟示和救贖。潘霍華強調，教會一開始就是從這樣的角度了解自己和世上一切的事物：「**基督的教會見證一切事物的終結。她從終結生活，她從終結思考，她從終結行動，她從終結宣講信息……新事是舊事真實的終結，然而新事是基督。基督是舊事的終結……教會在舊的世界裏講論新的世界**。」[17] 為甚麼教會可以見證一切事物的終結及講論有關新世界的事情呢？一方面是因為教會有聖經的指導，而聖經整體都在述說「世界在基督裏終結了並得到新的開始」這回事；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教會本身就是一件新事。正因為她有一手的經驗，故此可以肯定地告訴世人「上帝在基督裏創造」所謂何事。「**只有教會 —— 她知道終結，同時知道開始**（*Allein die Kirche, die vom Ende weiß, weiß auch vom Anfang*）。」[18]

究竟世界是怎麼開始、結束，然後又再有新的開始？為甚麼世界會「變舊」的呢？新的世界有何面貌和特色？世界是「開始—終結—再開始—再終結……」如此周而復始地運轉嗎？究竟世界的真正終結是甚麼？在潘霍華看來，創世記一至三章就是解答這些問題，然而人若要真正明白箇中的道理，就必須從耶穌基督的實在反過來閱讀。如此閱讀的方式可以讀出甚麼呢？非常扼要地說，我們看出「有形」（*Gestalt*）、「秩序」（*Ordnung*）和「合一」（*Einheit*）是上帝的創造旨意。六日

---

[16] 這本書其實是潘霍華在1932-33年冬季於柏林大學教授「創造與罪：創世記一至三章的神學詮釋」（Schöpfung und Sünde. Theologische Auslegung von Genesis 1-3）這一科的內容。《潘霍華全集》德文版的編輯告訴我們，由於希爾斯（Emanuel Hirsch）的《創造與罪》（*Schöpfung und Sünde*）已在1931年面世，為免重複起見，潘霍華於是把書名稍作修改；Dietrich Bonhoeffer, *Schöpfung und Fall*, DBW 3, dritte Auflage, heraus. Martin Rüter und Ilse Tödt (München: Chr. Kaiser, 2007), 7.

[17] 原文為："Die Kirche Christi legt Zeugnis ab vom Ende aller Dinger. Sie lebt vom Ende her, sie denkt vom Ende her, sie handelt vom Ende her, sie verkündigt vom Ende her...Das Neue ist das wirkliche Ende des Alten; das Neue aber ist Christus. Christus ist das Ende des Alten...Die Kirche redet in der alten Welt von der neuen Welt." Bonhoeffer, Schöpfung und Fall, 21.

[18] Bonhoeffer, *Schöpfung und Fall*, 21.

的創造讓我們看到上帝在絕對自由之下從虛無、深淵和黑暗中創造了一個有形狀、有秩序及可生存的世界出來。「**在晚上，在深淵之中就只有無定形的東西存在**（*denn in der Nacht, im Abgrund gibt es nur das Gestaltlose*）。」[19] 創造正是上帝的靈在無定形之中加上了形狀。潘霍華指出，「**形狀與話語是相符合的**（*Dem Wort entspricht die Gestalt*）」，[20] 因為上帝單單用自己的話語去創造，說一聲就有了。上帝藉着話語創造天地萬物，又通過話語使萬物有了形狀。生命的混沌、無形狀從來不是上帝的心意。可是，人類還是在抵受不住誘惑下墮落了。墮落就是從有形狀和秩序的生命返回無形狀、空虛混沌的過程，結果破壞了人與上帝、人與人及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萬物只有在上帝所賦予的形狀下生存才能夠達到和諧、合一。墮落卻破壞了原初創造的合一。當人離開了創造主，要如同上帝一樣（*sicut deus*）為自己斷定是非和界限時，死亡就是唯一的終結。耶穌基督的來臨卻宣告這一終結並非真正的終結。舊的、墮落的世界在基督裏終結，其實是新創造的開始。有何證明呢？教會的出現就是一個明證。作為基督的新創造（*Neuschöpfung*），[21]「**教會知道終結，同時知道開始**」。

究竟這個與上帝的話語相符、可使人持續生存下去的形狀（*Gestalt*）是怎樣的呢？可惜，潘霍華並沒有在《創造與墮落》中給予具體的說明。無論如何，通過閱讀《創造與墮落》，我們看到基督、教會和世界三者在潘霍華思想裏存在密切的關係。基督是舊世界的終結和新世界的開始，而教會的出現正是新世界開始的啟動、見證和憑據。舊的世界雖然墮落了，上帝卻沒有厭棄這個世界。藉着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帝使萬有與自己和好了（西一20）。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就是這個屬靈實在的一個落實、體現。世界靠着自己並沒有存在及繼續存在

[19] Bonhoeffer, *Schöpfung und Fall*, 35.

[20] Bonhoeffer, *Schöpfung und Fall*, 40.

[21] 潘霍華有時稱教會為「新人」（*der neue Mensch*）、「新人類」（*die neue Menschheit*）、「新的創造」（*Neuschöpfung*）或簡單地「全新的羣體」（*ganz neue Gemeinschaft*）。

的理由。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理由，因為萬有都是「藉着他」、「為了他」及「在他裏面」被造成的（西一15～17）。由此衍生出來，教會的存在也就是世界能夠存在及繼續存在的一個徵兆。在〈基督論的講課〉（*Vorlesung: Christologie*）中，潘霍華更明確地指出教會乃萬有得更新的憑據、徵兆或記號（*ein Zeichen*）：[22]

> 在教會的聖禮中，舊的創造從它的奴役狀態中被釋放到新的自由裏。基督作為創造的拯救者是不能夠在自然中被證明的，[這方面]只能夠被宣講出來。被奴役的創造只有在盼望中被救贖。一個徵兆／記號在被奴役的創造中豎立起來，從中[見證]舊創造的元素變成了新創造的元素。[23]

通過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概括地說，教會在潘霍華眼中是一個**激活盼望的記號或聖禮**（a sign or sacrament of hope）。這一個莫特曼式的理解原來早已出現在潘霍華的思想裏，只是他未有加以系統的整理和闡釋。[24] 教會是上帝在世界中豎立起來的一個特殊記號，讓人看到舊創造的元素如何變成新創造的元素後，就對萬有被救贖、得釋放充滿盼望。上帝不單關心人在靈魂上的得救。上帝關心的，乃是祂的整個創造最終能得到更新轉化，好使自己居住在其中（林前十五24～28；啟二十一3～4）。一切都是從耶穌基督的復活開始的，並且在教會羣體身上預先落實（西一18）。這不是說，教會羣體在此世中已達到完美。潘霍華一

---

[22] 這個課程發生在1933年夏季，緊隨在教授「創造與罪」之後；Dietrich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DBW 12, heraus. Carsten Nicolaisen und Ernst-Albert Scharffenorth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7), 279-348。

[23] 原文為："In den Sakramenten der Kirche wird die alte Kreatur befreit von ihrer Knechtung zur neuen Freiheit. Christus kann als die erlösende Kreatur in der Natur nicht bewiesen, sondern nur gepredigt werden. Die geknechtete Kreatur ist aber nur auf Hoffnung erlöst. In der geknechteten Kreatur ist ein Zeichen aufgerichtet, in dem die Elemente der alten Kreature zu den Elementen der neuen Kreatur geworden sind."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310.

[24] 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如何從盼望的角度闡釋教會的存在和使命，可參考Van Nam Kim, *A Church of Hope: A Study of the Eschatological Ecclesi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 李文耀：《戰鬥或共融：當代神學家的教會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17），頁162～203。

直強調，罪和罪人相通（*communio peccatorum*）的實在性在上帝的羣體中只有到終末那時才被基督真正取締。[25] 於是，上帝國純粹是一個終末性概念（*Reich Gottes ist ein rein eschatologischer Begriff*）。[26] 上帝的主權確實在每一刻裏發生在教會中，到一個地步可說教會與基督的國度是相同的（*Kirche ist identisch mit Reich Christi*）。可是，罪的實在性並未在教會中被徹底消除。上帝國對今天的信徒來說仍然是一個盼望的對象（*Gegenstand der Hoffnung*）。[27] 於是，教會作為一個萬有得更新轉化的記號能使人對上帝國完全的彰顯存在盼望，同時間教會並不會聖化自己，企圖將這一盼望轉化為現實。在地上，聖徒相通與罪人相通同時存在經驗的教會中。[28] 不過在盼望之中，教會羣體將會剛強起來的：

> 這就是教會的盼望，今天我們的教會，聖徒相通。她保留盼望如同聖物一般，但真的僅是盼望而已。她不會過早地企圖將這一盼望轉化為現實。不過，在盼望之中她會剛強起來。她知道「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示給她的榮耀是不足介意的」（羅八18）。[29]

---

[25] 原文為："Die Realität der Sünde ist geblieben auch in der Gemeinde Gottes, so auch die communio peccatorum, Adam ist nur in eschatologischen Hinblick durch Chrisus wirklich abgelöst." Dietrich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Eine dogmatische Untersuchung zur Soziologie der Kirche*, DBW 1, heraus. Joachim von Soosten (Gütersloh: Chr. Kaiser, 2005), 77-78.

[26]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98.

[27]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98.

[28] 關於教會的實質性（wesentlich）與經驗性（empirisch）兩個層面的性質和關係，潘霍華早在柏林大學修讀神學時已撰寫過一篇名為〈教會與終末論〉（"Kirhce und Eschatologie"）的文章，並於西柏格（Reinhold Seeberg）主領的研討會上發表。在潘霍華看來，兩者的關係取決於上帝國（Reich Gottes）的特質。從實質上說，教會與上帝國是相同的，因為教會是由一羣服從上帝旨意的人所組成的羣體。從經驗上說，教會是上帝通過道的宣講把人招聚一起並歸入自己名下的一個渠道、場所。於是在外在的周界上，經驗的教會總是比實質的教會大，並且容納着各式各樣的人，包括真正的信徒、陪行者及掛名的成員。有關的討論可參考拙著：《為他者的存有：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二版（香港：建道神學院，2016），頁54～62。

[29] 原文為："Das ist die Hoffnung der Kirche, unserer heutigen Kirche, der sanctorum communio, und sir bewahrt diese Hoffnung als ihr Heiligtum, aber auch wirklich als Hoffnung. Sie wird keine vorzeitigen Versuche machen, diese Hoffnung zur Gegenwart zu machen. Aber in der Hoffnunf wird sie stark. Sie weiß, ,,daß dieser Zeit Leiden nicht wert sind der Herrlichkeit, die an ihr soll offenbart werden "[Rom. 8:18]."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99.

三　重建世界由教會更新開始

潘霍華相信教會在盼望之中將會剛強起來，罪人相通的黑暗一面不能勝過聖徒相通的光明一面。但是歷史中的教會如何發展呢？潘霍華對教會的樂觀看法很快就受到挑戰、打擊。自從希特拉在1933年1月30日成為德國總理後，教會就進入一個黑暗時期。對許多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來說，希特拉上場是德國走出谷底，能夠重新在國際舞台上站起來的一個契機。希特拉是德國人民的盼望。在德意志基督徒的推波助瀾下，希特拉政權進一步入侵教會的體制。因應國家「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政策，教會領袖非常積極地推行改革，設法把教會打造成一個帝國教會（*Reichskirche*）。在這個轉變中，一羣堅守基督信仰的學者、牧者願意站出來為真理發聲，以維護純正的福音信仰為己任。潘霍華也是其中的一個活躍分子。可是，潘霍華並不看好他們的抗爭行動。在一封致舒士（Erwin Sutz）的信件中（寫於1933年7月17日），潘霍華坦言德意志基督徒將會獲得勝利，為教會締造一個新的面貌，而他們（即教會抗爭人士）卻一步步潰敗。潘霍華也在信中表示，他會認真思考前往倫敦的建議，認為這是一個與英國教會建立密切聯繫的機會。[30]

在教會抗爭的十年間，潘霍華曾遠赴倫敦作兩所德語教會的牧師（1933年10月17日至1935年4月15日），不久接受認信教會的邀請返回祖國主持一所神學院（1935年4月26日至1937年9月28日），跟着在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穿針引線下被安排到紐約協和神學院任教，但不到一個月已下決心離開（1939年6月4日至7月7 日）。最後，潘霍華加入一個地下的反抗組織，成為德國軍事情報局（*Abwehr*）的一員（1940年10月30日至1943年4月5日）。[31] 在這些人生巨大的轉變中，潘霍華怎樣看個人、教會、社會及至世界的將來呢？在暴政日益猖獗之下，潘霍

---

[30]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97-98.

[31] 事件發生的時序參考Dietrich Bonhoeffer, *Indexes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DBWE 17, ed. Victoria J. Barnett and Barbara Wojhoski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4), 63-120。

華心裏仍有盼望嗎？盼望的根據又在哪裏？一個發現是，潘霍華在這段日子中卻不多談盼望。盼望並不是他此時要探討、反思的對象。雖然如此，我們在有限的資料中仍看到潘霍華對基督、教會和世界存在盼望。潘霍華並未徹底走向現實主義，以下是一些例子：

> 正因為教會知道這個終極問題（筆者按：死了的人往哪裏去）的答案，所以教會存在。假如教會不懂得以非常謙卑和堅定的態度回答[它]，那麼她就跟一個失去盼望和徹底絕望的社團沒有兩樣，不斷嘗試在人們的痛苦中產生趣味卻成為一個負擔。但教會正正不是這樣的。在這裏所講的不是痛苦，乃是拯救；不是懷疑主義，乃是確實的盼望。懷疑主義是沒有趣味的 —— 沒有人相信的事同樣是沒有趣味的。只有那叫人相信和盼望的事才重要。教會是一個產生堅定不移的盼望的地方。（倫敦主日崇拜講道，1933年11月26日）[32]

> 她（筆者按：愛）盼望一切事物……沒有愛的盼望是傻瓜般的魯莽和樂觀主義。但是[當人]出於愛去盼望一切事物[的時候]，卻是叫一個民族和教會能夠再次豎立起來的力量。這是我們的責任 —— 無條件地盼望，讓我們那出於愛的盼望成為別人的力量。（倫敦主日崇拜講道，1934年10月21日）[33]

---

[32] 原文為："Ja, nur weil die Kirche auf diese letzte Frage Antwort weiß, darum besteht sie. Wüßte sie hier nicht mit aller Demut, aber auch mit aller Bestimmtheit zu sprechen, so wäre sie nichts als ein jämmerlicher Verein von Hoffnungslosen und Verzweifelten, die sich gegenseitig mit ihren Leiden interressant machen und zur Last fallen. Aber eben das ist die Kirche Christi nicht. Nicht vom Leiden, sondern vom Heil, nicht von der Skepsis, sondern von der getrosten Hoffnung wird hier geredet. Skepsis ist uninteressant—auch was einer alles nicht glaubt, ist uninteressant—sondern was and daß einer glaubt und hofft, das allein ist wichtig. Kirche ist der Ort der unerschütterlichen Hoffnung." Dietrich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DBW 13, heraus. Hans Goedeking, Martin Heimbucher und Hans-Walter Schleicher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4), 325-26.

[33] 原文為："Sie hofft alles…Ohne Liebe alles zu hoffen ist törichter Leichtsinn und Optimismus—aus Liebe alles zu hoffen ist die Kraft, an der sich ein Volk und [eine] Kirche wieder aufrichten kann. Das ist unsere Aufgabe—so bedingungslos zu hoffen, daß unsere Hoffnung der Liebe den anderen eine Kraft sei."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392.

> 沒有盼望的信心是有病的，正如一個飢餓的孩子不進食或一個疲倦的人不睡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當一個人相信，他就有盼望。盼望並不可恥，也沒有界限。沒有盼望的人豈會談論上帝。有誰談論上帝卻不盼望見到上帝一次呢？……愛沒有信心就如同一條沒有源頭的小河，[無可否認]這意味着一個人在沒有基督之下可有愛。[然而]，惟獨信心叫我們在上帝面前稱義，盼望預備我們迎向終結，愛心則[使我們]完全。」（倫敦宗教紀念主日講道，1934年11月4日）[34]

> 我有好一段時間在思考自己與祖國的處境，並為此禱告，也請求上帝釐清祂給我的旨意。結論是，我到美國是個錯誤之舉；我應該跟德國的基督徒同胞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辛時期。如果我在此時不能夠跟自己同胞共擔這個時代的試煉，那麼在戰後我就沒有資格加入重建德意志基督徒生活的行列。我在認信教會的弟兄希望我離開；他們催促我走可能是對的，但我不應該離開。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下定決心。德意志基督徒所面對的抉擇在於，不是期待自己國家戰敗而讓基督教文明得以延續，就是期待自己國家戰勝而讓我們的文明慘遭毀滅。我知道自己該如何抉擇，但我對自己的抉擇感到不安。（致尼布爾的信，寫於1939年6月底）[35]

在教會抗爭的歲月裏，潘霍華過着漂泊的生活，但心裏仍有盼望。他相信，「無條件地盼望」（*bedingungslos zu hoffen*）帶有感染他人的力量，能使一個民族和教會再次振作、豎立起來。特別在最後的一個引文中，我們看到潘霍華對戰後德國生活及基督教文明的重建存着盼望，雖

---

[34] 原文為："Ein Glaube, der nicht hofft, ist krank. Er ist wie ein hungriges Kind, das nicht essen, oder wie [ein] müder Mensch, der nicht schlafen will. So gewiß der Mensch glaubt, so gewiß hofft er. Und es ist keine Schande zu hoffen. Wer wollte auch von Gott reden, ohne zu hoffen. Wer wollte auch von Gott reden,, ohne zu hoffen, ihn einmal zu schauen?...Liebe ohne Glauben [ist] wie [ein] Strom ohne Quelle. Das heiße ja, er könne die Liebe haben ohne Christus. Der Glaube allein rechtfertigt vor Gott, die Hoffnung richtet uns aufs Ende hin, die Liebe vollendet."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401, 403.

[35] 梅塔薩斯：《潘霍華：牧師、殉道者、先知、諜報員》，頁403。

然他在信件中沒有用上「盼望」（*Hoffnung*）或相關的字眼。潘霍華回覆尼布爾的時候已身在紐約，有一個相對較好的前景等待着自己。在這裏，潘霍華可以繼續從事教學、研究、寫作、牧養和建立家庭。然而，潘霍華選擇返回德國，也知道這個決定將令他再次身陷險境。假如潘霍華對德國的將來已死心，不相信基督徒可對戰後重建德國人民生活給予任何貢獻的話，那麼他何必作出一個「叫自己感到不安」的抉擇呢？正如信中所提示，潘霍華回國後集中做好兩件事，一是加入軍事情報局，協助地下抵抗組織推翻希特拉的政權（意味自己國家戰敗），另一個更正面，更有建設性的工作就是撰寫《倫理學》，為重建德國基督徒生活作出構思。上文提到，潘霍華最初為《倫理學》擬訂的標題正是「將來世界的基礎和建構：基督徒倫理的初擬」。潘霍華的目光並不局限在德國基督徒上面。

其中一篇手稿——〈遺產與衰落〉（"*Erbe und Verfall*"）就談論西方文化如何從基督信仰這個遺產衰落下去，同時指出教會與國家在維護、重建西方文明上可發揮怎樣的作用。讀者可從中再次看到潘霍華的志向與眼光並不局限在基督徒個人或教會羣體上。在潘霍華看來，西方社會曾一度因耶穌基督的降生和受死取得空前的合一。「**西方的合一不是一個觀念，乃是建立在基督這個獨特基礎上的一個歷史性實在**（*Die Einheit des Abendlandes ist nicht eine Idee, sondern eine 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 deren einziger Grund Christus ist*）。」[36] 昔日各國就是發動戰爭也是以建立、維護西方合一為出發點的。這個以耶穌基督的形狀取得合一的文化就成為西方社會一個寶貴的遺產（*Die Einheit des Abendlandes durch die Gestalt Jesu Christi ist das Erbe*）。[37] 可惜，西方在經過宗教改革、世俗化、法國大革命、理性主義、科技進步、人權及民族至上等各種運動與思想的洗禮後，整個社會慢慢走向「無神論」（*Gottlosigkeit*）

[36] Dietrich Bonhoeffer, *Ethik*, DBW 6, heraus. Ilse Tödt, Heinz Eduard Tödt, Ernst Feil und Clifford Green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8), 99.

[37] Bonhoeffer, *Ethik*, 100.

和「虛無主義」（*Nihilismus*），對教會的敵意亦與日俱增。[38] 假如西方社會繼續如此走下去，結局將會是「虛無」（*Nichts*），亦即返回創造前的混沌和黑暗中。「**當西方失去能創造合一的耶穌基督的形狀，它就遇上虛無**（*Mit dem Verlust seiner durch die Gestalt Jesu Christi geschaffenen Einheit steht das Abendland vor dem Nichts*）。」[39]「虛無」在潘霍華眼中包括反叛、殘暴、反對神、敵視人、失憶、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不再相信真理及否定界限等表現。這些事情、態度的出現是因為整個西方文化失去了耶穌基督的形狀（*die Gestalt Jesu Christi*）。這裏，我們再次看到「形狀」與「虛無」是對立的。在《創造與墮落》，潘霍華已指出有形狀、秩序的生命才是上帝的創造旨意。到〈遺產與衰落〉，潘霍華進一步提出國家與教會在維護及重建西方文化一事上是責無旁貸的。前者在社會上發揮阻擋邪惡的作用（*das Aufhaltende*），後者則見證、宣告世上還有神蹟。兩者之中，潘霍華特別看重教會作為歷史遺產持有人的責任：「**作為歷史遺產的持有人，教會在等待審判日之中對歷史的將來仍有責任。儘管教會對一切事物的終局有看法，都不應使自己對歷史責任變得麻木**（*Als Trägerin geschichtlichen Erbes ist sie mitten im Warten auf den Jüngsten Tag der geschichtlichen Zukunft verpflichtet. Ihr Ausblick auf das Ende aller Dinge darf s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Verantwortung nicht lähmen*）。」[40] 在潘霍華看來，西方文化的重建端在乎教會與國家能否攜手合作，使混亂的情況重新有「基督的形狀」。在賦予形狀方面，教會羣體就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可被取締。

《倫理學》有一篇手稿直接談及「賦予形狀」這方面 —— 〈倫理乃塑造〉（"*Ethik als Gestaltung*"）。這篇手稿在《潘霍華全集》卷六裏被置放在第二位，一方面由於寫作時間較早之故（開首三篇文章都是寫於1940夏天至1940年11月13日之間），另一個原因或許跟性質有關，這

[38] Bonhoeffer, *Ethik*, 115.

[39] Bonhoeffer, *Ethik*, 118.

[40] Bonhoeffer, *Ethik*, 123-124.

篇手稿可與同期的另外兩篇手稿結合起來，成為《倫理學》的基礎部分。第一篇手稿〈基督、實在與美善。基督、教會與世界〉（"*Christus, die Wirklichkeit und das Gute. Christus, Kirche und Welt*"）指出基督徒倫理只關心「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甚麼？那就是「**讓基督的實在落實到我們當中及在我們的世界中**（*Der Wille Gottes aber ist nichts anderes als das Wirklichwerden der Christuswirklichkeit bei uns und in unserer Welt*）」。[41] 在這個大前提下，潘霍華提出「只有一個實在」的觀念：「**不是有兩個實在，而是只有一個實在，就是上帝在基督裏於世界的實在裏啟示自己的實在。通過參與在基督裏，我們同時站在上帝的實在與世界的實在裏。基督的實在把世界的實在擁抱在自己之中。**」[42] 於是，基督徒不僅詢問自己如何做得對或成為義人，乃是更廣闊地關心到基督的實在如何落實到世界去的問題。這個關注其實早在《創造與墮落》已被提出了。耶穌基督的來臨就是要結束舊的世界，開創新的世界。其實，舊的世界都是藉着基督被造成的，世界因着上帝的話語有了一個可持續生存的形狀和秩序。這裏進一步說明，為了讓基督的實在落實在世界裏，上帝設立了四個「神聖任命」（*Mandate Gottes*），包括工作（*die Arbeit*）、婚姻（*die Ehe*）、政府／權力機關（*die Obrigkeit*）及教會（*die Kirche*）。[43] 上帝將人放在四個神聖任命中，目的是把一個人的整個生命關連到耶穌基督的實在去，同時亦通過它們讓參與者把上帝的吩咐落實到世上每一個角落裏。在四個任命中，教會自然是最重要的一個任命，因為教會是基督的主權得以在整個世界裏見證和宣講的地方（*So ist auch die Kirche Jesu Christi der Ort—das heißt der Raum—in der Welt, an dem die Herrschaft Jesu Christi über die ganze Welt bezeugt und verkündigt*

---

[41] Bonhoeffer, *Ethik*, 61.

[42] 原文為："Es gibt nicht zwei Wirklichkeiten, sondern nur eine Wirklichkeit, und das ist die in Christus offenbargewordene Gotteswirklichkeit in der Weltwirklichkeit. An Christus teilhabend stehen wir zugleich in der Gotteswirklichkeit und in der Weltwirklichkeit. Die Wirklichkeit Christi faßt die Wirklichkeit der Welt in sich." Bonhoeffer, *Ethik*, 43.

[43] Bonhoeffer, *Ethik*, 54.

wird）。[44] 當教會認清楚這一點，她就不需要逃離世界，也不用各種方法企圖征服世界。世界與教會雖然仍在爭戰之中，教會卻不離開世界，也不會感到絕望。在一個實在之下，教會有責任呼喚世界進入基督的團契內，讓世界的不同領域、任命得知上帝所賦予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是甚麼。是以，上帝的命令通過四個不同的渠道、形式（*Gestalten*）具體地臨到每一個人。[45]

在這個方向下，潘霍華進一步探討「倫理乃塑造」的問題。文章一開始重申人的理性、意志或原則的純潔、良知、責任、自由及個人品德通通不能指導人行善。它們失敗的原因在於欠缺簡單（*Einfalt*）和智慧（*Klugkeit*）。在潘霍華看來，只有簡單和擁有智慧的人才能堅持下去（*Nur wer hier Einfalt und Klugheit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kann bestehen*）。[46] 當一個人只看到上帝的真理，心裏不懷二意，他就是「簡單的」。簡單的人不會被不同的原則、理由所束縛，在作倫理抉擇的時候也不會受到各種的問題和矛盾干擾。有智慧的人則看到上帝的實在（*Klug ist, wer die Wirklichkeit sieht*），知道實在並不是建立在原則或法則上，乃是單單倚靠那位活着的神。[47] 那麼，人如何變得簡單和有智慧呢？潘霍華提出，當一個人單單看着耶穌此人（*ecce homo*），他就是簡單和有智慧的。這個人是簡單的，因為在倫理抉擇上他看不到別的，只看到耶穌基督；他是有智慧的，因為在耶穌基督身上他可以看到一個終極的實在。一個簡單有智慧的人就是一個看到基督的實在，又被基督的實在所塑造的人。

當人單單看着耶穌的時候，就會看出三個不同的形狀，包括「道成肉身」、「被釘十架」及「復活升天」的形狀。潘霍華強調，基督徒倫理最根本的關懷就是生命有否按照三個不同的形狀被塑造起來，與耶

---

[44] Bonhoeffer, *Ethik*, 49.

[45] Bonhoeffer, *Ethik*, 392.

[46] Bonhoeffer, *Ethik*, 67.

[47] Bonhoeffer, *Ethik*, 67.

穌基督相似。當人有「道成肉身」的形狀時，他懂得尊重每一個真實的人，自己也要成為實實在在的人。當人有「被釘十架」的形狀時，他會謙卑地按上帝的旨意行，從來不關注個人的成敗得失。基督的十架提醒人要懂得饒恕別人的過犯和擔當別人的痛苦，過程中不追求世俗的成功，也不高舉自己。當人有「復活升天」的形象，生命就通過與基督聯合起來而轉化，從此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基督、為他者而活。總言之，倫理是關乎一個生命塑造的過程，即耶穌基督的形狀在人的生命中成形（*Die Gestalt Jesu Christi gewinnt Gestalt im Menschen*）。[48] 潘霍華強調，整個成形的過程率先在教會羣體內發生（"Gestaltung" heißt daher in erster Linie Gestaltgewinnen Jesu Christi in seiner Kirche）。[49]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這裏基督的實在得以落實、成形。**身體就是形狀**（*Der Leib ist die Gestalt*）。[50] 從這個角度看，基督徒倫理的起點就是基督的身體，當教會根據基督的形狀塑造自己時，她就成為基督在地上出現的一個有形的身體。耶穌基督不是一個原則，也沒有宣揚一個系統。耶穌基督並沒有教導一個抽象的倫理。耶穌基督要真實的人接受、得到他的形狀。這是一種具體的倫理（*eine konkrete Ethik*）。[51] 這個倫理關心上帝在基督裏啟示的實在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具體地落實、成形。整個落實過程從一小羣人開始，然後通過他們的宣講、見證把基督的實在進一步落實在世界上。

於是，四個神聖任命是否正常運作，那在乎教會能否有效宣講和見證上帝的話語，而「成形」在整個事情上就起着關鍵的作用了。沒有了基督的形狀，教會再不能有效地宣講福音。宣講（及啟示）不僅僅是一個行動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存有的問題。就這方面，潘霍華早在《行動與存有》（*Akt und Sein*）已作出說明了。當基督的形狀在教會身上落

[48] Bonhoeffer, *Ethik*, 83.
[49] Bonhoeffer, *Ethik*, 84.
[50] Bonhoeffer, *Ethik*, 84.
[51] Bonhoeffer, *Ethik*, 86.

實後，教會就可以通過宣講讓其他的任命知道上帝的旨意，同時具體看到如何服從上帝的吩咐。當教會如此行的時候，她就履行「與他者在一起」（*Miteinander*）及「為他者而活」（*Füreinander*），正好反映耶穌基督那「為他者」、「為我們」的位格性。其實每個任命都要在自身之中實踐「與他者在一起」及「為他者而活」，而四個任命之間也需要「與他者在一起」及「為他者而活」。[52] 譬如國家要為教會的宣講締造自由的空間，而教會亦要讓國家知道自己應有的特質和界限是甚麼。當四個任命在內或對外都實踐「與他者在一起」及「為他者而活」的時候，耶穌基督的實在就落實到世界裏去。在這個角度下，潘霍華強調上帝的命令只有一個（*ein Gebot*），那就是通過四個從上而來的神聖任命或秩序（*Ordnungen*）把基督的實在落實到世上去。[53] 於是，教會提倡的是一個同時適用於世界和教會的道德倫理。「**這導致[我們]反對教會有雙重的道德標準，一個給世界，另一個給教會羣體**（*folgt daraus die Bestreitung einer doppelten kirchlichen Moral, nämlich einer solchen für die Welt und einer solchen für die Gemeinde*）。[54] 上帝的整個律法和整個福音都以同樣的方式屬於所有人（*Das ganze Gesetz und das ganz Evangelium Gottes gehört in gleicher Weiser allen Menschen*）。[55] 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耶穌基督用以建立人服從上帝的地方。[56] 於是，重建世界必須由教會的宣講行動開始。特別在暴政過後，教會更有責任幫助其他的神聖任命重新認識上帝的旨意，明白惟有按着基督形狀建立起來的秩序才可使人好好生存下去，維持和平。起點當然是由教會更新自己開始，始終教會的存在是世界得轉化的一個記號。在一個實在之下，潘霍華在黑暗中對教會和世界的將來仍有盼望。

---

[52] Bonhoeffer, *Ethik*, 397-98.

[53] Bonhoeffer, *Ethik*, 394.

[54] Bonhoeffer, *Ethik*, 359.

[55] Bonhoeffer, *Ethik*, 359.

[56] Bonhoeffer, *Ethik*, 360.

四　為基督的來臨預備道路

從教會更新到世界重建，我們看到「基督的實在」這個神學概念在潘霍華思想中起着統合性的作用。「讓基督的實在落實出來」這個期盼、應許把教會更新與世界重建兩者關連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實在。教會要幫助世界恢復秩序，自身就要先讓「基督的形狀」塑造自己，然後再進一步把這個與基督相似的形狀推進到世上去。上帝的創造必須按照基督的話語、形狀和秩序運作，打從萬有誕生以來就一直是上帝的旨意。那麼，在幫助世界恢復基督的形狀和秩序的過程中，教會需要做些甚麼呢？教會除了宣講上帝的話語和「做回自己」（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之外，還需要作些甚麼？

在〈終極和次終極的事〉（"*Die letzten und die vorletzten Dinge*"）這篇手稿裏，[57] 潘霍華進一步指出教會除了宣講福音外，還要積極介入世界的事務中，為基督的來臨作出預備。這裏，潘霍華把問題置放在「終極」與「次終極」的關係裏討論。「終極」（*das Letzte*） 是指到上帝在基督裏啟示的實在的終末完成。這是上帝對義者作出肯定的最後時刻，同時也是對罪惡及一切破壞力量作出的最後審判。「次終極」（*das Vorletzte*）則是指到在「終極」之前的時刻，德文 "vor-" 就有「在……之前」的意思。除了時間上的分別，「終極」與「次終極」在性質上也截然不同。兩者是完全斷裂的（*vollständiger Abbruch*），人不能憑自然的方法（如良知、理性與善行）從一方走到另一方去。[58] 兩者之間就只有上帝的話語。藉着耶穌基督，「終極」已闖進「次終極」裏，使「次終極」失去了支配的力量，只是「次終極」依然存在（*Das Vorletzte bleibt also bestehen, obwohl es durch das Letzte gänzlich aufgehoben und außer Kraft gesetzt wird*）。[59] 「次終極」不是為了自己，乃是為了「終極」而存在。為了「終極」，「次終極」也必須加以維護（*Das Vorletzte*

---

[57] 此文撰寫於1940年11月17日至1941年12月期間，屬於《倫理學》第二階段的寫作。

[58] Bonhoeffer, *Ethik*, 140.

[59] Bonhoeffer, *Ethik*, 142.

muß um des Letzten willen gewahrt bleiben）。[60] 耶穌基督來到世間沒有毀滅世界，也沒有證明世界是自足的。從基督的十架看，上帝不是以毀滅的方式對待墮落的世界。十字架是「終極」對「次終極」的一個審判，同時也是拯救的恩典。從基督的復活看，上帝在「次終極」裏創造新生命，使罪和死亡的力量終結。復活宣告「次終極」的結束，指向「終極」的實在。藉着耶穌基督，這個「終極」的實在闖進「次終極」，卻沒有即時廢除「次終極」。文章中，潘霍華再次提醒人要從耶穌基督的三重樣式 —— 「成為人」（*der Mensch*）、「被釘死」（*der Gekreuzigte*）及「已復活」（*der Auferstandene*）看基督徒的生命塑造及教會與世界的關係。[61] 世界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實體。基督徒必須從上帝在基督裏啟示的實在把現在的世界定性為「次終極」，然後在這個認知下探討教會在世界有何參與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基督徒生命既不毀壞世界，也不聖化世界。基督徒生命乃是參與在基督與世界的相遇之中（*Christliches Leben ist Teilnahme an der Christusbegegnung mit der Welt*）。[62] 與基督的樣式一致的人不採取激進主義者的路線（*Radikalismus*），誓要與世界劃清界線，一刀兩段，也不採取妥協主義者的立場（*Kompromiß*），完全接受世界的狀況和融入社會之中。[63] 在潘霍華看來，兩種立場都是極端的，把「終極」與「次終極」看成不能同時共存，又把某個上帝的觀念絕對化。在「終極」與「次終極」的關係下，教會不是完全否定世界，也不是完全肯定世界。教會羣體乃是以維護「次終極」的方式參與世界的事務中。在潘霍華看來，任何對「次終極」的隨意破壞都會危害「終極」。當生存條件相當非人化的時候，人聽聞福音與信仰基督的機會就受到攔阻。此時，教會需要為基督的來臨預備道路（*Wegbereitung für das Wort*），正如

[60] Bonhoeffer, *Ethik*, 142.

[61] Bonhoeffer, *Ethik*, 149-50.

[62] Bonhoeffer, *Ethik*, 151.

[63] Bonhoeffer, *Ethik*, 146-8.

施洗約翰一樣。潘霍華強調，為道作預備不單是一個內在的事件，更是大規模地進行一個可見的、塑造的行動（*Diese Wegbereitung aber ist nicht nur ein innerliches Geschehen, sondern ein gestaltendes Handeln in sichtbar größtem Ausmaß*）。[64] 就「可見的、塑造的行動」，潘霍華並沒有具體說明它的內容與範圍是甚麼。按照上文下理，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這是針對社會上各種非人化狀況作出的行動，包括奴役、貧窮、虛謊、蔑視、頑固與拒絕。為了預備基督的道路，教會有無可計量的責任為人提供麵包、庇護、公義、社羣、秩序與自由。[65] 當人可自由地聽聞福音不再成為假設的時候，教會對「次終極」的關注立即轉向另一個層面，即使人再次成為人（*daß der Mensch erst wieder Mensch werden muß*）。[66] 潘霍華澄清，教會作出任何「可見的、塑造的行動」都不過是為了「終極」。教會的終極關注不是改革社會的制度、生存的條件，乃是上帝的道來臨。維護「次終極」本身並不是目的。教會參與世界的事務是出於對「終極」的關注，指向一個屬靈的實在。當人被約化為物件、貨物，當社會的秩序被隨意破壞，當善惡的分辨不再成為可能，教會就有責任為道的來臨作出清除障礙的行動，使人再次成為人。如此，人可以自由地聽聞福音，回應耶穌基督的呼召。

誠然，潘霍華並沒有直接從論述盼望的主題引申出教會的社關和政治行動，正如莫特曼和一些解放神學家所作出的一樣。不過從上文的分析可見，潘霍華對教會更新與世界重建的看法可有這方面的指涉、含意。潘霍華神學的兼容性是相當大的。他指出教會要做回自己的一面（被基督的形狀塑造、按照上帝的吩咐宣講），同時也接納（甚至鼓勵）教會在社會上有「可見的、塑造的行動」。潘霍華沒有直言教會需要為貧窮人或被壓迫的人爭取公義，從而激起生存的盼望。不過，教會在期盼「終極」之下必須為基督的來臨掃除障礙，努力使「次終極」變

[64] Bonhoeffer, *Ethik*, 153; emphasis added.

[65] Bonhoeffer, *Ethik*, 155.

[66] Bonhoeffer, *Ethik*, 159.

得人性化一點。這個說法與盼望神學或解放神學的立場相距不遠。教會在世界上積極為人類期盼基督的來臨創造可能性，教會亦是在盼望基督來臨之中作出各種「可見的、塑造的行動」。教會積極參與世界的事務是基於一個絕對有根據的盼望。

五　總結

本文嘗試探討潘霍華的盼望觀，指出潘霍華一直對個人、教會及世界存着盼望。他認為基督徒的盼望是有絕對根據的，可使人的生命更加堅定、積極和更有承擔。耶穌基督的降生、受死與復活這一屬靈的實在就是基督徒盼望的根據。基督徒的盼望由此至終都指向耶穌的再來及死人復活上（*Die Hoffnung des Christen richtet sich auf die Widerkunft Jesu und die Auferstehung der Toten*）。[67] 盼望使潘霍華有強大的生命力，甘願為了捍衛基督信仰及重建人民生活走入險境，從不計算自己的利益和代價。生活在暴政下，潘霍華從基督的實在看到世界的將來。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的存在正是世界得更新轉化的一個徵兆、記號。於是，世界的重建必須由教會更新開始。教會需要重新認識耶穌基督的實在，並且以基督的形狀去塑造自己。教會也要通過宣講和關懷社會的行動讓基督的實在、形狀落實到世上每一角落去。教會在盼望之中對歷史的將來仍有責任。教會不單關心個人靈魂得救的事情，也要關注人民在次終極裏的生存狀況。世界的將來如何很在乎各個領域、部門和單位有否基督的形狀。世界要按着由上帝的話語和基督的形狀建立起來的秩序才可正常運作，這是上帝從創造萬有出來之時定下的旨意。基督徒是有絕對盼望的，因為基督的形狀已在世界裏開始成形，並且肯定會在「終極」裏得到完滿實現。就潘霍華怎樣看盼望的問題，本文作了一些初步的觀察、整體和分析。我們看到，潘霍華的看法與日後出現的盼望神學、解

---

[67] Dietrich Bonhoeffer, *Gemeinsames Leben. Das Gebetbuch der Bible*, DBW 5, heraus. Gerhard Ludwig Müller und Albrecht Schönherr, 3. Auflage (Gütersloh: Chr. Kaiser, 2008), 130.

放神學相當接近。至於它們有否思想上的親屬關係，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了。

撮　要

本文嘗試就潘霍華的盼望觀作出初步探討，指出潘霍華一直對個人、教會及世界存着盼望。盼望使潘霍華有強大的生命力，甘願為了捍衛基督信仰及重建人民生活走入險境中，從不計算自己的利益和代價。生活在暴政下，潘霍華從耶穌基督的實在看到世界的將來。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的存在正是世界得到更新轉化的一個徵兆、記號。於是，世界的重建必須由教會更新開始。教會需要重新認識耶穌基督的實在，讓基督的形狀去塑造自己。教會也要通過宣講和社關行動讓基督的形狀落實到世上每一角落去。世界的將來如何就在乎各個領域、部門和單位有否基督的形狀。基督徒是有絕對盼望的，因為基督的形狀已在世界裏開始成形，並且肯定會在「終極」裏得到完滿實現。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iv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opic of hope in the eyes of Bonhoeffer and points out that he always has hope for himself individually, for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as well. Hope gives Bonhoeffer strong vitality, willing to put himself in danger for the sake of defending Christian faith and rebuilding people's lives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personal interests and costs. Living under tyranny, Bonhoeffer can se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from the reality of Jesus Christ. The existence of the church, by being as the body of Christ, now becomes a visible sign of the world that has to be changed and transformed. As suc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must start from the renewal of the church. The church therefore needs to recognize again the reality of Christ and let the form of Christ to (re)shape herself. The church must also bring Christ's shape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through preaching and social caring action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all the realms, departments and units have the form of Christ. Christians have absolute hope, for the form of Christ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n the world and will surely be fulfilled in the ‘ultimate'.